

天涯诗海

谷雨辞

(外三首)

■ 兰风

当春风最后一次轻吻原野
谷雨携着湿润的诗意降临
田埂上,新绿在雨中舒展
像婴儿初绽的笑颜般纯真
麦苗儿贪婪吮吸着甘霖
每一滴都饱含着生命的感恩

池塘里,蛙鸣奏响了序曲
和着雨滴的鼓点欢快跳跃
桃花在雨中零落成泥
却孕育着果实甜蜜的期许
谷雨啊,你是春天的尾声
是农人心中最美的乐章
在这淅沥的雨韵里
我听见丰收在远方轻轻唱响

■ 谷雨之韵

在春的尾音里,
轻叩大地的门楣
那丝丝雨线,
编织朦胧梦境
润泽了山川,
唤醒了沉睡的芳菲
田野间新绿,
在雨中舒展身姿
麦苗儿拔节,
奏响生命的歌
池塘里蛙鸣与雨声交织成曲
和着微风,
演绎着季节的情思
花瓣飘落,
似粉蝶翩跹起舞
带着眷恋,
融入这湿润的泥土
你是时光温柔多情的笔触
绘就了人间四月最美的画图

■ 梧桐花

在暮春温柔时光的罅隙里
梧桐花,似霞霞,悄然升起
于枝头,绽放素雅的美丽
每一朵,都藏着岁月的诗意

那淡紫与洁白交织的梦啊
像少女心事,朦胧又轻盈
它不与百花争艳斗奇
只在静谧处,散发淡淡香气
在喧嚣尘世中,独自伫立
坚守着,内心的一方净地

阳光穿过繁花的缝隙
洒下斑驳光影,如梦如幻
梧桐花啊,你是时光的信使
带着眷恋,把春的故事轻传
即便零落成泥,也无怨意
在岁月里,留下浅浅的痕迹

■ 暮春

风
撩动花瓣最后的温柔
在枝头徘徊逗留
那飘落的粉雨
如梦如愁
晕染了大地淡淡的哀愁

林间新绿
正蓬勃地生长
在岁月里肆意
张扬,鸟鸣,婉转,
啼破暮春的惆怅
让希望在心底静静滋长

田野里的麦浪涌动着希望
似绿海在微风中轻轻荡漾
暮春是一季繁华的收场
亦是新生序曲的前奏轻唱

百家笔会

江风
穿堂而过,

吹动两地族谱泛
黄的纸页。生存
与传承的故事,已
终化作鱼生盘中
的万千气象。

郁水溯源,

探鱼生千年传承

当余师傅的乌木刀剖开鱼腹时,
千里之外的潮州老厝里,陈家第四代
传人陈启明正用潮汕特有的柳叶刀,
为一条龙趸刮去最后一缕血丝。

两地鱼刀寒光交错间,仿佛重现
了《诗经·小雅》中“炮鳖醢鲤”的情
景。公元前823年,周宣王在镐京大
宴诸侯,青铜俎案上赫然陈列着切脍
生鱼。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
载:“吴越之人取鲜鱼切脍,沃以苦
酒,谓能发五藏气。”这种源自中原的
生食传统,随着衣冠南渡在江南水乡
生根发芽。李白笔下“呼儿拂几霜刀
挥,红肥花落白雪霏”的场景,在此刻
有了鲜活映照。

余家祖上是随狄青南征的汴京

庖厨,将中原隍法与壮家酸野融合;
陈氏先祖则是宋末避祸岭东的闽南
望族,带来“脍不厌细”的儒家食谱。
苏轼曾记载“潮人嗜鱼生,以沸汤沃
之”,两派技艺在岭南开枝散叶,却暗
合陆机“东南之味,鱼盐之利”的千年
密码。

双刀翻飞,
展鱼生精湛刀工

横县鱼生台上,十二味配料恍若
彩虹坠落:酸姜丝黄如龙脊稻浪,木
瓜条白似茉莉初绽,更有花生碎、芋
丝脆等点缀其间。

余师傅的乌木刀忽然翻飞,鱼
片薄得透出青瓷盘底的冰裂纹。这
手“月光斩”要听鱼息辨理。老人拾
起鱼片对着朝阳,郁江的波光竟在
纹理间粼粼流动,恰如徐霞客游记
中:“横州鱼脍薄如绡,映字可读”的
境界。

潮州厨房里,陈启明的柳叶刀正
跳着另一种舞蹈。他将龙趸鱼吊起
风干,刀刀垂直切入鱼肌,每片厚薄
均匀如尺量。潮汕鱼生讲究“饱水”,

闲庭信步

越过高峰又一峰

□ 龙建雄

最熟悉的陌生人,可能是亲人,
更有可能就是一些陌生人。

清闲之余码字,悦人悦己,时有
发文,同一版面其他作者的名字也就
生来熟。陌生到熟悉,有生疏的距离,
有渐熟的过程,像广州的杨德振、
谢锐勤,佛山谭旭日,中山甘武进,上
海崔鹤同,陕西魏青锋,郴州吴从惠、
朱小平……大家彼此有微信,得空时
闲聊几句,无事各自忙。

另外一种情形,根本就不熟悉,
心里似乎觉得“认识”。印象中路来
森、王太生、郭华悦这三位作者,被
我关注度高一些。至于为什么,当然是

他们的散文和随笔比我写得好,写得
更灵活,读来更妙也。

越是真心把玩文字,越来越觉得
文学世界妙不可言,千人千面,雅俗
共赏,只可宠爱,不可亵渎。按常理
说,武有高低,输赢结果便是;文无第
一,只有稍好,没有绝好。成为别人
关注的对象,一定胜在有过人之处,
擅长之处,老到之处。

路、王、郭三位的大名,文友圈赫
赫有名,其个人却鲜见于各类文学
群,百度里也只有简介三五行字。喜
欢独善其身,不为声名动容,这绝对
算得上是文学圈里一股小清流。据

四季回音

外婆的手种出了春天

□ 叶艳霞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外婆的身
影就已出现在菜园里。那双布满老
茧的手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恰似两
片历经风霜的竹叶,在微凉的春风
中轻轻颤动。她说,春天的土地最
懂人心,那些嫩芽昨日还深藏土中,
今晨已顶着晶莹的露珠向人问好。

外婆的菜园子不大,四周围着
矮矮的竹篱笆。春风吹唤醒泥土,
她就握着那把用了二十年的小铲子
开始忙碌。她整个上半身向前倾
着,粗糙的手指插进土里,翻动、拍
打、抚平,如同给大地按摩。新翻
的泥土散发着潮湿的芬芳,混着晨
露的味道,在清冽的空气里弥漫开
来。

我蹲在旁边看得入神。外婆的
手在松软的土里灵活地游走,忽然
变戏法似的托出几粒种子。那些黝
黑的、褐色的、米白的小颗粒,在她
掌心排着队。“这是小青菜,这是萝
卜,这是香菜……”她轻声细语,宛
若介绍自家孩子。阳光穿过她的指
缝,给种子镀上一层金边。

“这样放,芽儿才好往上顶。”外
婆用拇指在土里按出小坑,每个坑
都深浅一致。她的动作行云流水,

指节上的老茧泛着琥珀色的光。这
双手托起的不仅是种子,更是一个
个绿色的希望。

春雨来得突然。外婆急匆匆往
屋里跑,还不忘回头张望。雨过天
晴,她第一个冲出去查看,蹲在地边
屏息凝神,好像真能听见种子吸水
膨胀的声响。没过几天,嫩绿的芽
儿就顶开土被,排着队探出头来。
外婆用沾着泥土的手指轻抚那些新
芽,就像抚摸婴儿的脸蛋。

我最爱看外婆浇水。她不用喷
壶,而是用那个掉了漆的铁皮桶,把
水舀起来再轻轻泼出去。水珠在空
中划出闪亮的弧线,仿佛一串水晶
珠子落在菜苗上。有时她会抱着我
的小手,教我辨认每株幼苗。春风
拂过,菜苗轻轻摇晃,好似和我们打
招呼。

如今每次回乡,我总要先去看
看外婆的菜园。春光里,她依然在
那里忙碌,手上的老茧又厚了几分,
动作却依然灵巧。那些种子不仅落
在地里,更种在了我的心田,年年岁
岁,生生不息。来年春天,我还要跟
着这双手,继续播种新的希望。

往后“鱼”生,风生水起

□ 蓝飞燕

鱼肉要在海风中苏醒。配菜也显商
帮气派:南姜丝、菜脯粒、橄榄散,还
有秘制豆酱调和的橘油。

这让人想起屈大均:“潮人善制
鱼生,以数十种物配之”的记述。

五味交融,
品鱼生江湖至味

一年洪灾夜,余师傅被困阁楼七
日,靠一坛酸姜拌鱼生活命。又一年
台风季,陈启明的祖父在摇橹船上现
切鱼生,竟让游船商重焕生机。两
种鱼生在不同的江湖里,都成了续
命仙丹。

横县鱼生入口,先是野山椒的激
荡,继而紫苏清香漫卷,最后赤眼
鲢的甘甜裹着芋丝炸开,仿佛吞下半
阙郁江烟雨。潮州鱼生则像一场交
响乐,南姜的炽烈、豆酱的咸鲜、龙
趸的肥美依次奏响,恰似韩江潮涌
过舌面。余永昌说:“我们的酸是山
野的呼吸。”陈启明笑答:“我们的
鲜是海风的魂魄。”

在“捞起捞起,风生水起!”的祝
祷声里,鱼生与佐料在青花瓷盘中翻

说,路来森老师是山东一名退休教
师,每天读书、写日记、散步锻炼、
日酌美酒半斤、“斗小文数篇”,他
很喜欢使用冒号作为标点,且分段较
为频繁,几句话就是一段,这种特点
使得文章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王太生老师是江苏泰州人,写草
木虫鸟是一大特色,标题常以什么
记、什么趣,或是什么又什么三字
标题,他善于从唯美的意象、事物或
情愫入手,让人触摸生命脉络,想象
远古之美,文字中裹挟着烟火气,让
读者感受到亲切和迷人。

郭华悦老师听说是福建泉州人,
他的文章风格更多地体现在对生活的
感悟和思考上,他倡导在喧嚣之中
保持内心宁静,鼓励大家多读书,在
浮躁之中找回自我,体悟幸福。

路、王、郭三位老师的文章风格
各有千秋,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写作的执着追求。作为他们的
粉丝,斗胆冒犯一句,我的文章风格
在某些地方与他们有相似之处,可惜

世间百态

时间的雕刻

□ 谭贵珍

华。雕刻家用他毕生的功力,将她
的容颜永远留在了大理石上。

时间会给丑陋涂上滑稽的色彩,
让它变得像漫画一样可笑。而
对于美,时间却格外慷慨,将它提
炼、升华,最终凝固成永恒的艺术。

“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我
轻声说。

正在这时,一阵微风从不知名
的角落吹来,拂动了我的额前的碎
发。我猛地抬头,发现月光透过穹
顶的玻璃,洒在那尊雕像上。

我想起了祖母的照片。她年轻
时是个村姑,黝黑的皮肤,粗糙的
双手。但在那张泛黄的老照片里,
岁月却温柔地磨去了所有的粗粝,
只留下了她灿烂的笑容。每次看
到那张照片,我都觉得她美得惊心
动魄。

原来,时间不只是一个标尺,更
是一位睿智的艺术家。它知道什么
该被保留,什么该被遗忘。那些看
似丑陋的瞬间,在时光的冲刷下反
而显出了独特的魅力;那些惊艳的
容颜,经过时间的提纯,成为了永恒
的艺术。

听到布谷的呼唤,
望到地气的招手,很多
蜗居在家的人,再也坐
不住了,都想出来舒展
舒展筋骨,抖撒抖擞精
神。不过这个时候,你
如果到江南去看山,须
把自己的双眼装上长
焦距和短镜头,同时还
要检查一下自己隐秘
的心事,是否已经被盈
盈的美景曝了光。

春雨依然在浙浙
沥沥地下着,空气仿佛
经历了过滤,变得格外
地清纯甜润。那烟岚
似乎也青嫩了许多,空
空濛濛的,才涨上了山
腰,忽又沿着山脊流向
深深的幽谷;但是树木
没有全从怀想中拔出
自己来,只有矮小的柳
树枝上,结着些灰白的
骨朵,像秆杆上的星儿
那样均匀地排列着。
那骨朵的沉静,也许正
是它的含蓄与大度,缄
默得仿佛连变调的春
风也不认识;倘若用手
轻轻地剥开一粒,如剥
蚌取珠,或剥开莲蓬取
出莲子,就会显出一丝
新绿,春天正一步步紧
一步地赶来呢!

日暖桑麻,草软平
莎。大地的地毯虽然
尚未织就,然而图案的
粗略构思已经显现出
来。首先从脚边绿起
来的是水蓐儿,还有矮
香;蒿蒿和冻米花在去
年的老地方搭上这班
车,走到哪里都有它们
的身影;野李子和野樱
花,一白一紫,妯娌几
一般,前前后后沿着山
势探头打量:春天在哪
里?春天在哪里?至
于其他的花,则交给蝴
蝶去点数;所有的蕊,
已指令蜜蜂去编册;所
有的树,全委托春风去
染绿。

最为兴奋的除了
布谷,还有白鹭、黄鹂、
紫燕和画眉。它们从
山顶出发,现在又可以
用翅膀丈量天空了。
更有那细细的泉水,从
那边陡峭的山崖上,蹦蹦
跳跳地奔下来,在我们
的脚下回旋成一道
溪流,而后扩展向下游
流去。那泉声有时柔
朗如银铃,有时激越如
吟啸,有时又轻巧得像
情人的私语,我真想诘
问:世间的音乐家,有
谁能把这一份灵秀、晶
莹、活力,和谐地谱成
美妙原版的曲子?

如果走乏了,你
不妨坐在一块石头上
休息片刻。但是,你会
发现眼前的另一块石
头,竟然悄悄地走动了
了,台阶改变了原来
的水平状态,微微地
向上翘起。低头仔细
一看,才知道石头下面
有一根拇指粗的春
笋,正吃力地向外挤
着身子呢!

收拾完最后一个展柜,我站在
雕像前,久久凝视着她的眼睛。月
光渐渐淡去,黎明的微光透过玻璃
落在大理石表面,像是给她披上
了一层薄纱。

“再见。”我轻声说,转身走向
出口。背后,雕像依然保持着她永
恒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别担心,
时间会给每个人最好的归宿。

走出博物馆,我摸了摸自己的
脸,镜子里那些我曾经厌恶的皱纹
和瑕疵,忽然变得没那么讨厌了。
或许很多年后,当我的孙辈翻看
我的照片时,他们会说:“看,奶奶
年轻的时候多美啊。”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时间从
不偏爱任何人,它只是以不同的
方式,将我们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